





集一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四十

癸集

鄧城阮一閱編

皇明宗室月窓道人刊

鄧陽程珖校

神仙門

陳東靖康間嘗飲於京師酒樓有倡打坐而歌者東不願

乃去倚欄獨立歌望江南詞音調清越東不覺傾听視

其衣服皆故弊時以手揭衣爬搔肌膚綽約如雲乃復

呼使前再歌之其詞曰闌干曲紅颺綉簾旌花嫩不禁

纖手捻被風吹去意還驚眉黛蹙山青鏗鉄板閑引步

虛聲塵世無人知此曲却騎黃鶴上瑤京風冷月華清



東問何人製曰上清蔡貞人詞也歌罷得數錢下樓亟  
遣僕追之已失矣出夷堅志

心事數莖白髮生涯一片青山空林有靈相待野路無人  
自還李王好書神仙隱遁之詞豈非遭罹多故欲脫世  
網而不得者邪東坡

葛稚川神仙傳載王方平麻姑降蔡經家方平謂曰不見  
姑已百年矣摩麟脯行酒而蔡經竊視麻姑手如鳥爪  
心念曰背蟬時正可爬背方在念而方平已知責經曰  
麻姑神人汝何忽謂其手可爬背於是鞭經背皇祐中  
江西有一事正類此或題麻姑壇記以嘲之曰五百年  
來別恨多東征重得見青蛾摩麟方擬窮歡喜不禁閉

人背痒何隱居詩話

劉跛子者青州人也拄一拐每歲必一至洛中看花館范  
家因春盡即還京師為人談噓有味范家子弟多狎戲  
之有大范者見之即與二十四金曰跛子喫半角小范  
者即與十金喫梳篦於是詩謝伯仲曰大范見時二  
十四小范見時喫梳篦人生四海皆兄弟酒肉林中過  
一生張丞相召自荆湖時跛子與客飲市橋客聞車騎  
甚盛起觀之跛子挽其衣使且飲作詩曰遷客湖湘召  
赴京輪蹄迎送一何榮爭如與子市橋飲且免人間寵  
辱驚陳臺中甚愛之作長短句贈之曰槁木形骸浮雲  
身世一年兩到京華人還乘輿閑看洛陽衣聞道鞵紅



最好春歸後終委泥沙忘言處花開花謝不似我生涯  
年華書不住飢餒困寢觸憂為家這一輪明月本自無  
環隨分冬裘夏葛都不會赤水黃茅誰知我春風一揭  
談笑有丹砂余政和春見於興國以詩戲之曰相逢  
一拐大梁間妙語時時見一斑我欲從公蓬島去爛銀  
坑裏看青山子姻家許中復之內乃趙樂叅政之孫云  
我十許時見刘跛子來覓酒飲笑語而去計其壽百四  
五十許嘗書于京師新門張婆店三十年日坐相國寺  
東書邸中人無識之者齊夜話

范致虛居方城有高士館於家自言昔乃白髮社翁遇師  
授以神藥今年踰下壽顏澤如丹有孺子色既又歸

留一絕末句云莫訝挾黎歸去早舊山閑却一溪雲

詩話

賣墨者潘谷余不識其人然聞其所為非市井人也墨既  
精妙而價不二士或不持錢求墨不計多少與之此豈  
徒然者哉余嘗憶詩云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  
墨仙一日忽取大墨錢券焚之飲酒三日發狂浪走遂  
赴井死人下視之蓋跌坐井中手尚持數珠也見張元  
明說如此

近有人遊羅浮訪一宿岩谷間中夜見一人身無衣而絀  
毛覆軀意必仙也乃再拜問道其人了不顧但長嘯數  
聲响振林木歌詩云雲來萬嶺動雲去天一色長嘯兩



三聲空山秋月白西清詩話

張宣獻中書行人入空中聞天風海濤聲振林木徐見海中樓閣金碧瓊瑤琅珞者數百人揖宣出紙請賦詩細視筆硯皆碧玉色且戒之曰此間文章要似隱起鸞鳳當與婦女機杼分巧過是乃人間語耳宣成一絕句云天風吹散赤城霞染出連雲萬樹花誤入醉鄉迷去路傍人應笑忘還家有仙人曰子詩佳絕未免近凡酌酒一盃極甘寒忽覺身墮萬仞山而寤同上

慶州布衣賴仙芝言運州有黃損僕射者五代時人僕射蓋事南漢未老退歸一日忽遁去莫知其存亡子孫益像事之凡三十二年復歸坐作階上呼家人其子適不

在孫出見之索筆書壁上云一別人間歲月多歸來人事已消磨惟有門前鑑池水春風不改舊時波投筆竟去不復留子歸問其狀貌孫云甚似影堂老人也無異相傳如此後頗進仕者東坡

太學休遠齋饒州一上人遇遊道士道士本里人化去已多年一日來客位相訪約上人請假歸齋假簿中有詩一絕乃道士所書也詩云相別來來一百秋幻泡重作故人遊紫泥白雪尋常事何苦人間詩不休今殿堂

鍾弱翁帥平涼一方士通謁從牧童牽黃犢立於庭下弱翁異之指牧童曰道人頗能賦此乎笑曰不煩我語是兒能之牧童乃操筆大書云草鋪橫野六七里笛弄晚



風三四聲歸來飽飮黃昏後不脫蓑衣卧月明既去郡  
人見方士担兩大甕長歌出郭迹之不見兩甕乃二口

豈洞賓耶曲清詩話

回先生過湖州東林沈氏飲醉以石播書其家東老庵之  
壁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  
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東老沈氏之老自謂也余次其  
韻云世俗何知貧是病神仙可學道之餘但知白酒晉  
佳客不問黃公覓素書符籙道士辰與際華岳先生尸  
解餘忽見黃庭丹篆句猶傳青紙小朱書淒涼雨露三  
年後彷彿塵埃數字餘至用播皮緣底事中書君豈不  
中書山谷云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黃塵車馬道獨

清閑自然爐鼎虎繞與龍盤九轉丹砂就琴心三疊盡

珠看舞胎仙便萬釘寶帶貂蟬富貴欲熏天黃糧吹未

熟慶驚殘是并海底直道作人難袖手江南去白蘋紅

蓼再游湓浦廬山住三年有人書此曲於州東茶園酒

肆之柱間或愛其文指趣而不能歌也中間樂工或按

而歌之輒以俚語竄語碎然有市井氣不類神仙中人

語也十年前有醉道士歌此曲廣陵市上童兒和之乃

合其故時語此道士去後乃以物色迹之知其為呂

洞賓也苕溪漁隱曰近時吳江長橋垂虹亭屋山壁上

草書一詞人亦以為呂仙作其果然耶詞曰蜚梁歌水

虹影清光曉橘里漁鄉半烟草看來今在古物是人亦



天地裏惟有江山不老雨衣風帽四海誰知道一劍橫  
空幾番到披玉龍嘶未斷月冷波寒掃去也琳宇洞天  
無鍊指雲屏烟嶂是吾廬但蒲地蒼苔年年不掃東坡  
知制誥李大臨西川人有門人背偃不能仰視因以藥市  
罷見一道士云秀才有錢丐一二百為酒資書生云家  
貧無錢所居有薄釀同一醉可乎道士欣然便往酒半  
道士問何故背偃書生言不幸遇此疾無如之何道士  
因出藥三十粒云來日五更面東以新汲水下覺微燥  
不足怪書生如所教既服藥燥甚不可勝展轉於場上  
亦甚悔之然每一伸縮漸覺舒快比明身已直矣蜀人  
重藥市蓋常有神仙之遇焉昌雜錄

予治平末沂峽還蜀泊舟仙都山下有道士以陰真君長  
生金丹訣石本相示予問之曰子知金丹訣邪道士曰  
不知也然士大夫過此必以問之庶有知之者予佳其  
意試問以燒煉事對曰養生有內外精氣內也非金石  
所能堅凝四支百骸外也非精氣故能變化欲事內必  
調養精氣極其後內丹成則不能死也然隱居人間久  
或托尸假而去求變化輕舉不可得也蓋四大本外物  
和合而成非精所能易也惟外成然後可以點瓦礫化  
皮骨飛行無碍矣然內丹未成內無以交之則服外丹  
者多死譬積枯草斲柴而置火其下無不焚者予甚喜  
其說告之曰昔人有服金丹不幸赴井而死既而五臟



皆化為黃金者又有服玉屑死於盛夏而尸不敗壞者皆無內丹以主之也予之說信然矣後十余年官于南京張公安道家有一道人陝人也為公養金丹其法用紫金丹砂費數百千其年乃成公喜告予曰吾藥成可服矣予謂公何以知其藥成公曰抱朴子言藥既成以手握之如泥出指間者藥真成也今吾藥如是以是知其成無疑也予為公道仙都所聞謂公曰公自知內丹成則此藥可服若猶未也姑俟之若何公笑曰我姑俟之龍川畧志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四十一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四十一

歌詠門

熙寧間奉詔定蜀楚秦民三家所獻書得一弊紙所書花蓋夫人詩三十二首乃夫人新筆而錄甚奇與王建宮詞無異自唐至今誦者不絕口而此獨遺棄不見取前受詔定三家書者又斥去之甚可惜也謹令繕寫入三館而歸口誦數篇於丞相安石明日與中書語及之而王珪馮京願傳其本於是盛行於世夫人偽蜀孟昶侍人事具國史若溪漁隱曰余閱此詞如龍池九曲遠相通楊柳絲牽兩岸風長似江南好風景畫船來往碧波中黎園弟子簇池頭小樂携來候宴遊試多銀篴先按



拍海棠花下合梁州月頭支給買花錢滿殿宮人近教  
千遇著唱名多不語含羞走過御來前內人追逐採蓮  
時驚起沙鷗兩岸飛蘭拖來齊拍水並船相聞濕羅衣  
厨舡進食簇時新侍坐無非列近臣日午燈頭先索膾  
隔巷催喚打漁人皆清婉可喜花蕊又別有逸詩六十  
六篇有近世好事者旋如搜索續之篇次無倫語意與  
前詩相類者極少誠為亂真矣聊摘其一二云羅衫玉  
帶最風流斜挿銀篦慢裹頭閑向殿前騎御馬掉鞭橫  
過小紅樓春日龍池小宴開岸邊亭子號流杯沉檀刻  
作神仙女對捧金盃水上来 王平甫

周世宗時陶尚書穀奉使江南韓熙載遣家妓奉盟函及

且有書謝畧云巫山之麗質初臨霞侵鳥道洛浦之妖  
姿自至月滿鴻溝舉朝不能會其辭熙載因召家訊之

云是夕忽當沆濯焉 細素雜記

唐高宗燕群臣賞雙頭牡丹詩上官召容一聯云勢如連  
璧友情若臭蘭人計之必一英奇女子也 許彥周詩話

東坡後集有題織錦圖上回文其一云春院落花餘碧草  
夜涼低月半枯桐人隨遠馬遶城暮雨映疎簾綉閣空  
其二云紅手素絲千字錦故人新曲九回腸風吹絮雪  
愁縈骨泪洒縑書恨見郎其三云羞看一首回文錦錦  
似文君別恨深頭白自吟悲賦客斷絃愁是斷弦琴准  
海集載東坡跋云余少時見一江本其後有人題詩十



餘者皆奇絕今記其三首然則此詩非東坡所作也少游又云子瞻記江南所題詩本不全余嘗見之記其五絕今以補子瞻之遺即叢話前集所載回文詩五首是也世以為少游所作亦非也若溪漁隱

蘇蕙織錦回文詩所傳舊矣故少常沈公復傳其畫繡是若蘭之才益著然其詩回旋書之讀者唯曉外繞七言至其中方則漫弗可考矣若沈公之傳言亦謂辭句脫讀不成文殊不知此詩織成本五色相宣因以別三四五七言之異後人流傳不復施采故迷其句讀非辭句之脫畧也政和初予在洛陽於王晉玉許得唐程士南效此并申誠之釋而後曉然是詩初不舛脫蓋沈公未

嘗見此本耳然申誠所釋但依士南之設色其七言數火其色反黃四言數金其色反綠於五行為弗類意蘇氏詩圖之色為不耳今因冠詩于畫遂別而正之三四五七言之詩各隨其所行而為之色觀者見其色則詩之言數可知已至於士南之文既有釋者則賦采自從其舊而并錄於其首云東觀餘論

載璇璣圖序云前秦安南將軍竇滔有寵姬趙陽臺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滔置之別所妻蘇知之求而獲焉苦加捷辱滔深恨之陽臺又專伺蘇之短護毀交至滔益忿蘇氏年二十一滔鎮襄陽與陽臺之任絕蘇氏之音問蘇悔恨自傷因織錦回文題詩二百餘首記八百餘字



詩話卷之四十一  
縱橫反覆皆為文章名曰璇璣圖遺蒼頭賁至襄陽滔  
覽錦字愈其妙絕因送陽臺之關中而具車從迎蘇氏  
息好為重茗溪漁隱曰王白寮有點絳唇一詞送韓濟  
之歸襄陽云峴首亭空勸君休墮羊碑泪官遊如寄且  
伴仙翁醉說與鮫人莫解江皋珮將歸思暈紅紫翠袖  
織回文字初寮用事以其漢上故然於送人之詞似難  
用也侍兒小名錄

南齊楊侃性豪侈舞人張靜婉腰圍一尺六寸能掌上舞  
唐人作楊柳枝辭曰認得揚靜婉腰後人却除家字只  
一使楊靜婉矣李太白云子夜吳歌動君心李義山云  
鶯有子夜歌晉有子夜女善歌非當時可及也詩話周

古今詩人詠嬾人者多以歌舞為稱梁元帝女應令詩云  
歌清隨澗響舞影向池生劉孝綽看妓詩云燕姬秦妙  
舞鄭文愛清歌北齊蕭放冬夜對妓詩云歌還團扇後  
舞出妓行前弘執恭觀妓詩云學舞俱回雪公歌共落  
鸞陳陰鏗侯司空宅咏妓詩云鶯啼歌扇後花落舞衫  
前陳劉刪亦云山邊歌兩日池上舞前漢更信趙王看  
妓詩綠珠歌薄飛燕舞衫長江總看妓詩云並歌時  
轉黛息舞暫分香隋盧思道夜聞隣妓詩怨歌声易斷  
妙舞態難收陳元珠春園听妓詩云紅樹搖歌扇綠珠  
飄舞衣釋濟宣觀詩云舞袖風前奉歌扇後嬌王幼  
咏妓詩云早時歌扇薄今日舞衫長刘希夷春日聞



言言...  
人詩以池月吟歌...  
窮對舞衣者亦七維相緣以起然詳味之自有工拙也  
杜子美取以為艷曲云...  
綠朱井在白州...  
交趾探訪...  
老云沒...  
遂以巨石...  
著我無一斛明月珠用此事也  
太平廣記

君奉倫王明君辭云...  
妻也上烏前下章...  
氏生少子顏注...  
號其妻為關氏耳...  
事云失我祁連...  
嬪人無顏色...  
染緋取其英鮮...  
可愛匈奴多妻...  
君詩云關氏...  
字為姓氏之氏矣

藝苑雌黃  
古今辭人作明妃...  
龔其詩云人生...  
長苦辛君看輕薄...  
韓子蒼題昭君圖...  
寄語雙髮負薪...  
面謹勿輕離家

韓子蒼題昭君圖詩寄語雙髮負薪女  
面謹勿輕離家



言言總集卷之四十一  
余考唐逸士傳云昭君至今生女必灸其面白樂天詩  
至今村女面燒灼成癩痕乃知灸面之事樂天已先道  
之也後齋漫錄

漢書竟寧元年呼韓邪來朝言願壻漢氏元帝以後宮良  
家子主昭君字嬀妃之生一子株累立復妻之生二女  
至范曄書始言入宮久不見御積怨因掖庭令請行單  
于臨辭大會昭君豐容靚飾顧影徘徊竦動左右帝驚  
悔欲復留而重失信夷狄然曄不言呼韓邪願壻而言  
四五宮女又言字昭君生二子與前書皆與之其言不  
願妻其子而詔使從胡俗此自烏孫公主非昭君也西  
京雜記又言元帝使畫工圖宮人皆賂畫工而昭君獨

不賂乃惡圖之既行遂誅毛延壽琴操之按又言木齊  
國王穰女端正閑麗未嘗窺看門戶穰以其異人求之  
不與年十七進之帝以地遠不幸欲賜單于美人嬀對  
使者越席請往後不願妻其子吞藥而卒蓋其事雜出  
無所攷正自信史書尚不同况傳記乎要之琴操鼠牴  
牾矣按昭君南郡人今秭歸縣有昭君村村人生女必  
灼艾灸其面慮以色選故也昭君卒塋匈奴謂之青塚  
晉以文王諱昭號明妃云韓子蒼昭君圖叙



集一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四十二

鬼神門

昔年陳州有文妖自云孔大娘昏夜於鼓腔中與人語言尤如未來幸時晏元憲守陳方製小辭一揆脩改未定而孔大娘已能歌之矣亦可怪也

長安慈恩寺有數女仙夜遊題詩云黃子陂頭有月明強踏華筵到曉行烟波山色翠黛橫折得落花遠恨生化為白鶴飛去明夜又題一首湖水團團夜如鏡碧樹紅蒼相掩映北斗闌干移曉柄有似佳期常不定亦婉約可愛許孝周詩話

請紫姑神大抵能作詩然不甚過人舊傳一士人家請之



言言集卷之四十二  
既降偶書院中子弟作兩詩因率爾請賦頃刻書滿紙  
其警言句云簾捲滕王閣盆翻白帝城誠可喜也 同上

雪齋廣錄載司馬槓官于錢塘夢蘇小小歌蝶恋老詞一  
閱其詞頗佳詞云妾在錢塘江上住蒼開蒼落不記流  
年度燕子却啣春色去黃昏絕度消消雨蟬髮屋梳雲  
欲吐檀板新唐唱徹黃金縷酒醒夢回無覓外淒涼明  
月生秋圃 香溪漁隱

魯直記江亭鬼所題詞有泪眼不曾晴之句余以此鬼剽  
東坡樂章有秋雨晴時泪不晴之語復齋漫錄

東坡記秦少游言寶應民有嫁娶會客者酒半客一人徑  
赴水曰有嬾人以詩招我詩云長橋直下有蘭舟破月

冲烟任意遊金玉滿堂何所用爭如年少去來休余語

張君房脞說進士謝朓寓居宝應晚至縣橋忽見女郎

自舟中出曰某楚小陂也可見訪舟中懷中出詩二首

其一云畫橋直下是蘭舟破月冲烟任意遊金玉滿堂

無用處早隨年少去來休其二云妾貌君才兩不常君

今休苦更思商兒家自有清溪水飲著方知氣味長前

篇與少游所言不同者數字更有二首為異至謂寶應

亦同君房著脞說在真庙時不應東坡少游之志也 復齋漫錄

余讀江南錄丘孟陽有賦名嘗夢一官人運入一第中具

飲其旁几上有書一卷孟陽展讀謂曰斯乃吾所述賦

藁何至茲乎其人曰昔公焚之時吾得之矣孟陽因就



求之蒼曰它日若至衡山必當奉還後官至衡州茶陵  
令乞致仕卒於衡州今世焚故書必毀而燔之蓋可信  
也文昌雜錄

呂申公夷簡嘗通判蜀中忘其郡名解字中素有鬼物號  
榆老姑乃榆木精其狀一老醜婦常出厨間與群婢相  
偶或時不見家人見之父亦不以為怪公呼問之即下  
階拜之云妾在宅日久雖非人然不為禍公亦置而不  
問常謂公他日必大貴一日忽懷妊群婢戲之自言非  
父當產遂月餘忽不見出云已產矣請視之後園榆木  
西南生大贅乃是視之果然見聞錄

東坡記徐州通判李絢有子生七八不善作詩忽咳落

蒼云流水難窮自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曲舞山  
香人驚問之若有物憑者云是謝中舍問其研光帽事  
自云西王母宴群仙有舞者戴研光帽帽上簪老舞山  
香一曲未終花皆落去余讀唐羯鼓錄汝陽王璿明皇  
愛之乃隨遊幸璿常戴研光帽子打曲上有摘紅槿老  
一乃采置之帽上遂奏舞山香一曲蒼不落墜上笑此事  
與前極相類復齋漫錄

陳申為成都守李西美璆館客舍于治事堂東偏之雙竹  
齋紹興二十一年四月西美浣花田得疾旬日間甲已  
寢聞堂上婦人語笑声即起應門窺觀有女子十餘皆  
少艾有容色而衣結束頗與世俗異或坐或立或步庭



中甲猶疑其為即家人以主人翁病輒出但怪其多也  
須之一人曰中夜無以為樂賦詩乎即口占曰晚雨  
簾纖梅子黃晚寒捲雨月侵廊陰把酒不成飲識者無  
情更斷腸一人應嘉谷之曰舊時衣服尺雲霞不到迎  
仙不是家今日樓臺渾不識祗因古木記宣華餘人方  
綴思甲味其詩語不類人方悟為鬼物忽寂無所見  
后以語蜀郡父老皆云孟氏有國時嘗造宣華殿於  
摩訶池上今郡堂乃其故趾所見之鬼妾云西美病遂  
不起夷堅志

魯直自黔安出峽登荊州江亭柱間有詞曰簾捲曲闌獨  
倚江展暮天無際泪眼不曾晴家在吳頭楚尾數點雪

花亂委撲漉沙鷗驚起詩句始成時沒入蒼烟叢裏魯

直讀之悽然曰似為予發也不知何人所作所題筆勢  
妍斬歌斜類女子而有眼泪不曾晴之句不然則是鬼

詩也是夕有女子絕艷夢於魯直曰我家豫章吳城山  
附客舟至此墮水死不得歸登江亭有感而作不意公

能識之魯直驚寤謂所親曰此必吳城小龍女也冷齋夜話

長安南山下一書生作小圃蔣花木一日有金犢車從數  
女奴皆艷麗下飲于庭邀生同坐甚款洽將別出小碧

歲題詩曰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楊花一片時惆悵深

閨獨歸處曉鶯啼斷綠楊枝侯鯖錄

張確嘗游雲上白蘋洲見碧衣女子携手吟咏一篇云碧



水色堪染白蓮香正濃分飛俱有恨此別幾時逢藕隱  
玲瓏玉花藏縹緲容何當假雙翼聲影暫相從確逐之  
化為翡翠飛去 樹萱錄

番禺鄭僕射嘗游湘中宿於駟樓夜遇女子誦詩云紅樹  
醉秋色碧溪彈夜絃佳期不可再風雨杳如年頃刻不  
見 樹萱錄

明月清風良宵會同星河易翻歡娛不終綠樽翠杓為君  
斟酌今時不飲何時歡樂此廣記所載鬼詩也山谷云  
當是鬼中曹子建所作翰公以為然又一篇云玉  
戶金缸願陪君玉却鄴宮中金石絲箏鄭女衛姬左右  
成行統綺續紛翠眉紅粧王歡轉盼為王歌舞願得君

歡長無失苦蘇公以為鄴宮中金石絲箏此兩句不  
惟人少作而知之者亦極難得耳醉中為余書此張文  
潛見波谷論說鬼詩忽曰舊時鬼作人語如今人作鬼  
語二公大笑 王直方詩話

東坡作虔州八境詩曰山中木客解吟詩十道四蕃志記  
虔州上洛山有木客鬼與人交甚信未嘗言能作詩也  
後得續法帖記木客詩云酒盡君莫沽壺傾我當發城  
市多置壺壘還山弄明月方知得句之因徐鉉謂鄱陽山  
中有木客自言秦時造阿房宮采木者豈鉉未嘗見十  
道四蕃志也 漫叟詩話

春草萋萋春水綠野棠開盡飄香玉綉嶺宮前白髮人猶



唱開元太平曲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舟中雨濕衣折  
得荷蕈忘却空將荷葉蓋頭歸浦口潮來初渺漫蓮舟  
浴漾采花鞋芳心一慙空歸去會待潮回再摘看爺娘  
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迴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日  
爲灰不堪善惆悵金泥撲蝶裙春來猶見伴行雲不教  
布施剛當得恰似知逢李少君卜得上峽日秋江風浪  
多巴陵一夜雨腸斷水蘭歌余與魯直壽昌天會于伯  
時齋舍此一卷皆仙鬼所作或夢中所作也又記太平  
廣記中有人爲鬼物所引入墟墓皆華屋洞戶忽爲劫  
墓者所驚出遂失所見但云荒荅半落松風晚清吾每  
愛此兩句東坡

酉陽雜俎載鬼詩兩篇山谷喜出之其一曰長安女兒語  
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空舞渾忘却娥眉空帶九  
秋霜其二曰流水涓涓芹苴芽織鳥雙飛客遷家荒  
村無人作寒食殞宮空對棠梨花洪駒父詩話

李真言字希古嘗夢至一宮殿有數百妓拋毬人唱一詩  
覺而記三首云侍宴黃昏未肯休玉塔夜色月如流朝  
來自覺承恩最笑倩旁人認綉毬隋家宮殿鎖清秋曾  
見嬋娟颺綉毬金鑰玉簫俱寂寂一天明月照高樓堪  
恨隋家幾帝王舞腰投盡綉鴛鴦如今重到拋毬處  
不是金爐舊日香今古詩話中載此詩只有一首不及  
此詳備故盡錄之侯鯖錄



百家詩話總龜卷之四十二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四十三

釋氏門

坡贈辯才云我比陶令愧公為遠公優時辯才退居未嘗  
出入坡往見之遂出至風篁嶺又云如使北山人求記  
二老游用老杜寄贊上人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皆  
一儒一釋也又寄岑參問少游失解云底事秋來不得  
解之定中試與問諸天盖劉禹錫和宣上人賀王侍郎  
放榜後詩云借問至公誰可仰支郎天眼定中觀不惟  
兼具儒釋又正屬科場事其不泛如此君溪詩話

夢得送僧君素云去來皆是道別此不消魂坡云古今  
正自同歲月何必書此等語皆通徹無碍釋氏所謂



具服也

同上

端師子嬉見弄師子者。發明心要。則以綵帛像其皮。時時著之。因以為號。秦少游聞其高道。請申座端。以手自指曰。天上無雙月。人間共一僧。一堂風冷。笑千古意分明。少游首肯之。能誦法華經。必得錢五百。乃開秩目誦數句。即持錢地坐去。其缺簿者。易之而去。好歌漁父詞。月夕必歌之。連旦有狂僧回頭和尚。以左道鼓動流俗士大夫。亦安其妄。方對丹陽呂公肉食。端徑至。指曰。正當與麼時。如何是佛。回頭不能處。對端。捶其頭。推倒乃行。又有天人號不托。掘秀州城外地。有佛像。建塔其上。傾誠敬信。端見。堪住曰。如何是佛。不托擬議。端躍之而去。

章相子厚請升座。復余秀老撰疏。叙其事曰。推倒回頭。擻翻不托。七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漁父。先聞端。听僧官宣至此。以手耶榆曰。止。乃引聲吟曰。本是消湘一釣客。自東自西自南北。大衆雜然稱善。端頷大笑曰。我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僧室傳

釣魚船上謝三郎。雙鬢已蒼蒼。蓑衣未必清貴。不肯換金章。汀草畔。浦花旁。靜鳴榔。眼自來好箇漁父家風。一片消湘。金華俞秀老作此篇。道人多傳之。非道意。岑寂其語。不然如是。若溪漁隱曰。傳燈錄云。玄沙福州閩縣人。姓謝氏。幼好禹。泛小艇於南臺江。狎諸漁者。年甫三十。忽慕出塵。乃弃釣艇。投芙蓉山。訓禪師落髮。用此事。



也山谷

冷齋夜話謂道潛作詩追法淵明其詩有逼真處曰數聲  
柔櫓蒼茫外何處江村人夜歸又曰隔林彷彿聞機杼  
知有人家在翠微余緇味之句格故佳但異淵明語  
豈得謂之逼真處若東坡和陶詩前山正可數後騎且  
勿驅此方是逼真處德洪不善評詩此豈足憑哉若溪  
師在天台梅子真舊隱一僧入山迷路問曰和尚在此山  
多少時也師曰只見四山青又黃又問出山路什麼處  
去師曰流水可隨去僧歸說似鹽官鹽官令僧去請出  
山師有偈云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  
遇之猶不顧野人那得苦追尋大寂闡師住山乃令一

僧到問曰和尚見馬師得箇什麼便住此山師云馬師  
向我道耶心是佛我便向遮裏住僧云馬師近日佛法  
又別師云作麼生別僧云近日又道非心非心師云遮  
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曰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耶心耶  
佛其僧迴奉似馬祖又云大衆梅子熟也若溪漁隱曰  
韓子蒼送僧往梅山詩云寺闌岑寂知何許想到千岩  
萬壑開待得梅山梅子熟不辭先寄一枝來用前事也  
傳燈錄

梵志翻者禪人皆道是鎖不可刺尔眼不可隱我脚一切  
衆生顛倒皆類如此乃知梵志是大脩行人也者茅容  
李信田家子尔殺雞飯其母而以草具飯郭林宗林宗



起拜之因勸使就學遂為四海名士此翻著複法也今人以珍饌奉客以草具奉其親涉世合義則與已不合義則稱親萬世同流皆季偉之罪人也

山谷王麓志

明州妙音僧法淵為人陽狂曰飲酒市肆歌笑自如勾錢於人得一錢即欣然以為欣得之多復與道路廢疾窮者能言人禍福無不驗人疑其精於術數故號淵三命發言無常及問之掉頭不答惟云去又有喪之家必往哭之壑則送之無貧富皆往莫測其意人以其狂又號顛僧大覺禪師初住育王開堂僧侶然出問語人莫不竊笑大覺問顛僧是顛了僧了顛答曰大覺是大了覺覺了大大覺默然皆眾驚愕一日忽於市相別携

酒一壺至郡守宅前據地而飲觀者千餘人酒盡懷中出頌一首欲化去眾皆引聲大呼云不可於此遂歸妙音跌坐而化頌曰咄咄平生顛蹶欲問臨行炉中大雪真相至今存焉

三山老人語錄

蓬州道士賈善翔字鴻舉能劇談善琴嗜酒士大夫喜與之游東坡嘗過之獻書問曰身如芭蕉心如蓮花百節疎通萬竅玲瓏來時一去時八萬四千未云鴻舉下語賈答曰老道士這裏沒許多般數張天覺跋其後云去時八萬四千不知落在那邊若不斬頭覓活誰知措

大叅禪 東泉雜錄

太白夜懷有句云宴坐寂不動大千入毫髮潘佑獨坐有



句云疑神入混茫萬又成虛空予愛二才子吐辭精敏  
之力等入道深密之狀同合而書之耶資以用法藏碎  
近時僧洪覺範頗能詩其題李愬畫像云淮陰北面師廣  
武其氣豈止吞項羽公得李佑不肯誅便知元齊在掌  
股此詩當與黔安並驅也頃年僕在長沙相從弥年其  
他詩亦甚佳如云含風廣殿聞磬响度日長廊轉柳陰  
頗似文章巨公所作殊不類衲子又善作小詞情思婉  
約似秦少游至如仲殊參寥雖名世皆不能及詩彥周詩話  
城外土饅頭草在城裏一人吃一箇莫嫌沒滋味已且  
為土饅頭尚誰食之今改預先著酒澆使教有滋味山谷

王梵志

余在臨川景德寺與謝無逸輩升閣得禪月所畫十八應  
佛像甚奇而失第五軸予口占嘲之曰十八聲聞解佛  
少叢林漢亂山門不知何處羅齋去不見雲堂第五  
尊明日有女子來拜叙曰鬼面營兵妻也寡而食素夜  
夢一僧來言曰我北景德僧因行失隊煩相引歸寺可  
乎既覺而鄰家邀飯入其門見壁間有畫異僧形像了  
然夢中所見也時朱世英守臨川異之使迎還閣藏之  
冷齋夜話

元豐間嘗久旱 裕陵禁中齋禱甚力一夕夢有僧來馬  
馳空中口吐雲霧既覺而雨大作翌日中貴人道夢中  
所見物色於相國寺三門五百羅漢中至第十三尊略



彷彿郎迎入內觀之正所夢也王丞相禹玉作喜雨詩云良弼為霖幸所望神僧吐霧應精求元叅厚之云仙驥籟雲穿仗下佛蒼吹雨布天流蓋記此事相國寺羅漢本江南李氏時物在廬山東林寺曹翰下江州盡取其城中金帛寶貨連百餘舟私盜以歸無以為名乃取羅漢每舟載十許尊獻之詔因賜相國寺當時謂之押網羅漢石林詩話

魯直使予對句云呵鏡雲遮月對曰啼粧露看花魯直罪予於詩深刻見骨不務含蓄予竟不曉此論冷齋夜話僧寶傳覺範所撰也但欲馳騁其文往往多失事實至於作贊又雜以詩句此豈史法示褒貶之意也哉其詩云

行盡湘西十里松到門却立數諸峯崇公事迹無尋處庭下春泥見虎蹤又云廬山殿閣如生成食堂處處禪牀折我自三門如冷灰盡日長廊卷風葉又為奇語云如月照衆水波波頓見而月不分如春行萬國處處同時而春無迹但其才性競爽見於言語文字間若於禪門本分事則無之也茗溪漁隱

前輩好稱僧悟清馬歸花影動魚沒浪痕圓以為句音響新然余讀後梁沈君攸臨水詩云花落圓紋出風急細流翻乃知魚浪痕圓之句出於此也復齋漫錄

泉州僧慶老有詩云交情老去淡如水病骨秋來瘦作松真方外語也詩說



汪彥章龍溪集有霜餘溪上四絕賴可東溪集亦有霜  
餘溪上五絕內四絕即龍溪集中詩但一絕不是所謂  
故人江北江南岸者餘皆同之不知竟誰作邪四絕中  
其一云水似秋蛇巧作蟠山如濃翠擁高鬟清風明  
月元無主乞我烟蘿茅數間味清馭可愛者溪漁隱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四十三終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四十四

釋氏門

予謫海外上元椰子林中漁火三四而已中夜聞鴉聲棲  
動作詞曰疑祥宴罷聞歌吹鞞走香塵起冠壓老枝  
馳萬騎馬行燈閣鳳樓簾捲陸海鰲山對當年曾看天  
顏醉御杯舉歡聲沸時節雖同悲樂異海風吹夢嶺猿  
啼月一枕思歸泪又有懷京師詩云十分春瘦緣何事  
一掬歸心未到家若溪漁隱曰忘情絕愛此瞿曇氏之  
所訓憲洪身為衲子詞公有一枕思歸淚及十分春瘦  
之語豈所當然又自載之詩話矜衒其言何無識之甚

邪冷齋夜話



往年余宰分寧覺範從高安來館之雲嵒寺寺僧三百各持一幅帑求詩於覺範覺範斯須立就余見之不懌曰詩當少加思豈若是容易乎覺範笑曰取笑吾意而已相別十年覽其遺編進記平生不覺殞泪余欲刪去冗長定取精深數十百首仍為作序以示世人老懶未暇也僧中初無具詩眼者已刻版書肆每以為恨韓子已收一霎掛龍雨勿起千岩擲鷓風挂龍對擲鷓皆方言古今人未嘗道又云麗句妙於天下白高才俊似海東青又云文如水行川氣如春在花皆奇句也雪浪齋日記云余至瓊州劉蒙叟方飲於張守之席三鼓云遺急足來覓長短句欲問叙何事蒙叟視燭有蛾撲之不去曰為賦

此急足反走持紙曰急為之不然獲遺也余口授吏書之曰密燭花光清夜闌粉衣香翅遶團團人猶認假為真實蛾豈將灯作火看方歎息為遮欄也知愛處實難以忽然性命隨烟燭始覺從前被眼瞞蒙叟醉笑首肯之既北渡夜發海津又贈行為之詞曰一段文章種性更謫仙風韻盡栽叢中清香疑宴寢落日清寒落花信愁似海洗光詞錦後夜掃舟雲濤豈醉枕冷齋夜話東坡長短村南村北響鏗車參寥詩云隅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秦少游孤蒲深處疑無地忽有人家笑語聲三詩大同小異皆奇句也高齋夜話吳僧道潛有標置常自姑蘇歸西湖經臨平道中作詩云



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靖寔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竊花無數滿汀洲。東坡赴官錢塘過而見之。大稱賞。已而相尋於西湖。一見如舊相識。及坡移守東徐。潛往訪之。館於逍遙堂。士大夫爭識之。東坡饌客罷。略而俱來。紅粧擁隨之。東坡遣一妓前乞詩。潛援筆而成。曰寄語巫山窈窕娘。好將魂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一坐大驚。自是名聞海內。然性褊。憎九子如仇。嘗作詩曰。去歲春風上國行。爛窺紅紫厭平生。而今眼底無姚魏。浪蓋浮花懶問名。士論以此少之道。潛作詩追法。淵明其語有逼真處。曰數聲柔櫓蒼茫外。何處江村人夜歸。又曰。隔林彷彿聞桡杼。知有人家在翠微。時從東坡在黃州。士大夫以書抵坡。曰。聞日與詩僧相從。豈非隔林彷彿聞桡杼者乎。真東山勝游也。坡以書示潛。誦前句。笑曰。此吾師七字師號。冷齋夜話

華亭船子和尚有偈曰。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絃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叢林盛傳想見其為人。山谷倚曲音歌。成長短句曰。一波絃動萬波隨。叢筍一鈎絲。金鱗正在深處。千尺也須垂。吞又吐。信還疑。上鈎遲。水寒江靜。浦自青山。載月明歸。冷齋夜話

靈徹詩僧中第一。如海月坐。殘夜江春入。暮年窓風枯。硯水山雨慢。瑟弦經來白。烏寺僧到赤。烏年前輩評此詩云。轉石下千仞。江靈浪前日記。



唐李愷之子源以父死王難不仕居洛陽惠林寺與僧負  
潭遊一日相約遊峨嵋山源欲沂峽潭欲取斜谷路源  
不可曰吾已絕世事豈可復道京師哉舟次南浦見嬾  
人錦襠負甕而汲者潭望而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為是  
也源驚問之潭曰嬾人姓王氏吾當為子孕三歲矣吾  
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逃者三日浴兒時願公臨  
我一笑為信後十二年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  
至暮潭亡婦乳三日源往視之兒見源果笑源後適吳  
赴其約聞葛洪川畔有牧童扣牛角而歌曰三生石上  
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慙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  
性長存問潭公健否答曰李公真信士又曰身前身後

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徧却回烟棹  
上瞿塘遂去不知所之東坡詩云欲向錢塘訪負潭葛  
洪波畔帶秋深即此事也 甘澤謠

遠法師居廬山下持律精苦過中不受密湯而作詩換酒  
飲陶彭澤送客無貴賤不過虎溪而與陸道士行過虎  
溪數百步大笑而別故禪月作詩云爰陶長官醉兀兀  
送陸道士行遲遲買酒過溪皆破戒斯何人斯師如斯  
故效之番陶淵明把酒梳送陸脩靜過虎溪宵次九流  
情似鏡人間萬事醉如泥 山谷

文殊問無著近離甚處著云南方殊云南方佛法如何多  
少著云或三百或五百者問此如何住持殊云凡聖同



居龍蛇潭雜著云多少衆殊云前三三後三三雪竇頌  
曰千峰盤屈色如藍誰謂文殊是對潭堪笑清涼多少  
衆前三三與後三三傳灯錄

大覺懷瑾禪學外工詩荆公與之游嘗以其詩示歐公曰  
此道人作肝臟饅頭也荆公不悟其戲問其意歐公曰  
是中無一點菜氣瑾蒙 仁宿賞識畱住東京靜因禪  
院甚久嘗作詩進呈乞還山林曰千簇雲山萬壑流閑  
身歸老此峯頭殷勤願祝如天壽一炷清香滿石樓又  
曰堯仁死是如天闕乞與孤雲自在飛冷齋夜話

水坡言僧詩要無蔬筍氣固詩人龜鑑今時侯解便作世  
網中語殊不知本分家風水邊林下氣像蓋不可無  
若盡先去清拔之韻便與俗同科又不足尚齊已云春  
深遊寺客花落閉門僧惠崇云曉風飄絮遠暮雪入窗  
深之句草實相副頑非佳句邪天聖間閩僧可士有送  
僧詩云一鉢即生涯隨緣度歲華是山皆有寺何處不  
為花笠重吳天雪鞋香地花他年訪禪室寧禪路途  
賒亦非食肉者能到也西清詩話

西湖僧清順頌然清苦多佳句嘗賦十竹詩曰城中寸土  
如寸金幽軒種竹只十箇春風慎勿長兒孫架我塔前  
綠苔破又有父服林下遊頗識林下趣徒染綠陰繁不  
碍清風度閑行石上眠落葉不知數一鳥忽飛未啼破  
幽絕處荆公遊湖上愛之乃稱揚其名坡晚年亦與之



詩話續編卷之四十四  
游甚多醉唱於齋夜

東吳僧惠詮狂垢汚而詩語清婉普書湖上二山寺壁  
曰落日寒禪鳴獨歸林下寺柴扉夜來掩片月隨行履  
惟聞犬吠聲更入清蘿去東坡一見而和其後曰但聞  
煙外鐘不見烟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濕芒屨惟應山  
頭月夜夜照來去詮竟以此詩知名於齋夜話

東坡元豐末年得請歸耕陽羨并次瓜步以書抵金山了

元禪師曰不必出山當學趙州土等接人元得書徑來  
東坡迎笑問之曰以偈為獻曰趙州當日少譙老不出  
三門見道玉笋似金山無量相大千都是一禪林東坡  
拈掌稱善僧室傳

王荆公丁家艱閱內典於許山與贊元禪師游後如兄弟  
公嘗問祖師意旨元不荅公益扣之公般若有三有  
近道之質二更恐生來恐純熟公曰願聞其說元曰公  
世緣深懷經濟之志用舍不能必心未卑又多怒而學  
問尚理於道為所知愚此其三也特視利名如脫髮甘  
淡薄如頭陀比為近道且當以教乘滋茂之可也公再  
拜受教元為人閑靖寡言客來無貴賤寒溫外無別語  
公後罷相居定林稍覺煩動即造元相向默坐終日而  
去有詩題覺海方丈贈之云往來城府住山林諸法脩  
然但一音不與物為真道廣每隨緣起自禪深舌根已  
淨誰能壞足跡如空我得尋歲晚北窓聊寄傲蒲萄零



落半牀陰人以為實錄僧定傳

雪竇顯禪師嘗作偈云三分九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搭  
磨貪生日日區區去喚起回頭爭奈何世人貪着愛境  
以妄為真迷而弗返讀此偈者宜如何哉雪竇語錄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四十四終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四十五

釋氏門

王績作被召謝病詩云橫裁桑柘杖直剪竹皮巾鶴警琴  
停夜鶯啼酒甕春顏回唯樂道原憲豈為分見觀此數語  
又豈以招聘為喜乎坐獨詩寄身千載下聊遊萬物初  
欲令無作有翻覺寔成虛詠懷詩云故鄉行處是虛室  
坐間同日落西山暮方知天下空贈薛收詩賴此北山  
僧教我似真如使我視听遺自覺塵累祛問有知績有  
得於佛氏者甚深也西清詩話

不立文字見性成佛之宗達若西來方有之陶淵明時未  
有也觀其自祭文則曰陶子將辭逆放之館永歸於本



言詩補遺卷之四十五  
歸於本宅其擬挽詞則曰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其  
作飲酒詩則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中有真意  
欲辨已忘言莫形影神三篇皆寓意高遠蓋第一達磨  
也而老杜乃謂淵明避俗翁未必能達道何耶東坡論  
陶子自祭文云出妙語於續息之餘豈涉生死之流哉  
蓋深淵明者同上

世稱白樂天學佛得佛光如滿時趣觀其吾學空門不孝  
仙歸則須歸兜率天之句則豈解脫語耶元微之詩雖  
不及樂天遠甚然其得處豈樂天所能及哉其遺病詩  
云况我早師佛屋宅此身形復捨彼就此去留何所索  
前身為過迹末世即前程蛇骨龍不死蛇皮蟬自鳴則

與賈誼忽然為人何足控持也為異物又何足患之語  
何遠耶孟郊未嘗留意於此而吊元魯山詩有苟含天  
地秀皆足天地身之句亦可嘉矣同上

許渾送栖元奔釋奉道詩云仙骨本微靈鶴遠洒心潛動  
毒龍驚送勤尊師自逸將入道詩云蒼鷹鳥出塞胡虜  
白鶴還鄉楚水深送李生奔官入道云水深魚避鉤雲  
洵鶴辭龍皆獎之也至送僧南歸詩云送師不得隨師  
去已戴儒冠事素玉豈渾亦有逃禪之意也同上

錢起投南山佛寺云洗足解塵纓忽覓天地寬庶得鏡  
中像盡作無主觀蓋知百骸九竅本非天形至悟真寺  
詩云更聞東林磬九竅本非一與中尋覓花寂尔諸像



詩言... 卷之四十五  
滅蓋知妙明真心不關諸象起於是理亦可謂超然者矣  
同上

子由誦楞嚴經悟一泚六亡之義自言於此道更無疑然其作風痺詩乃有數盡善則行未應墮冥漢之句則於理尚有礙矣而東坡乃謂子由聞道先我何耶東坡奉新別子由詩云何以解我憂粗了一事大笑遜兒詩云中年忝聞道夢幻講已詳故贈錢道人詩云首斷故應無斷者冰消那復有冰知主人若苦令僕認認主人人竟是誰又云有主還須更有賓不如無鏡目無塵只後半夜安心後失却當年覺痛人贈東林摠老詩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

如何舉似人如此等句雖宿單於柄不能屈也

同上

柳展如東坡甥也不問道於東坡而問道於山谷山谷作八詩贈之其間有寢興與時俱由我屈伸時飯羹自知味如此是道否之句是告之以佛理也其曰咸池浴日月深宅養靈根胸中浩然氣一家同化元是教之道教也聖學魯家恭惟同出自東流去本遠遂有作書肆是告之以儒道也

同上

歐永叔素不信釋氏之說如酌淨照師云佛說吾不學勞師忽歎闕吾方仁義急君且雲水閑酬惟吾師云子何獨吾慕自忘夷其身韓子亦謂收歛加冠巾是也既登二府一日被病亟夢至一所見十人冠冕環坐一人云



衆政安得至此且速反舍公出門數步復往問之公等  
 豈非釋氏所謂十王者乎曰然因問世人飯僧造經為  
 亡人追福果有益乎答去安得無益既寤病良已自是  
 遂信佛法又康公得之於陳去非去非得之於公之孫  
 恕當不妄葉少蘊守汝陰謁見永叔之子棐久不出已  
 而棐詩數珠出謝曰今日適與家人共為佛事葉問其  
 所以棐曰先公無恙時蘇夫人已如此公弗之禁此也  
 遠師作白蓮社與謝灵運陸脩靜等十八人為社客獨淵  
 明不肯入社視衆人固已高矣無為子楊次公又從而  
 笑之其作廬山五笑於陶有曰我笑陶彭澤聞鍾暗欽  
 眉藍與急回去已是出山遲視彭澤又高一著矣俱丹陽集

佛氏經律論合五千四十八卷實之大藏所以傳佛心

作將來眼所補大矣樂天詩詞其問何所不有而實大

藏何耶東都聖善寺蘇州南禪院各有之自且著集序

李公垂作詩美之曰永添鳴宝集莫雜人乘經所謂盜

憎主人者耶又觀題文集櫃云身是鄧伯道世無王仲

宣只應分付女番與外甥傳於是後名亦大致致矣同上

大觀中吳興郡有邵宗益者剖蚌將食中有珠現羅漢像

偏袒右肩矯首左顧衣綾畢具僧俗創見遂奉以歸慈

感寺之臨溪流建炎間憲使楊應誠與客傳玩之次不

覺越檻躍入水中亟禱佛求之於烟波渺茫之中一索

而獲噫亦異矣葉少蘊有詩云九淵幽怪舞垂涎游戲



言說經卷之四十五  
那知我獨尊應迹不辭從異類截身何意恋窮源歸  
來自說龍宮化久住方知鷲嶺存此話須逢老摩詰真  
通無碍本元門曾公衮云不知一壳幾由旬能納須弥  
不動尊疑是吳興清雲水直通方廣古灵源月沉濁水  
圓明在蓮出汗泥寔性伊隱現去來初一致莫將虛幻  
點空門一時名公和篇甚衆今藏慈寺同上

有唐中葉浮屠中有四澄觀架支提以舍僧伽者洛中之  
澄觀也故退之元和五年為洛陽令與之詩云火燒水  
轉掃地空突兀便高三百尺洛陽窮秋厭窮獨丁丁  
啄門疑啄木有僧來訪呼使犀挿腦高頰鶴者也參  
元名八師為華嚴疏主譯經潤文者會稽之澄觀也故

裴休為其答盧云元和五年授僧統印歷九宗聖世為  
七帝門師俗壽一百二者也傳燈錄有鎮國大師澄觀  
答皇太子問心要有心心作佛無一心而非佛心熨熨  
成道無一塵而非佛國之句所造超詣豈若前二澄觀  
有金植福筭以窮海者之比又有曹谿別出第二世  
五臺山華嚴澄觀大師既有華嚴二字又有無名禪法嗣  
之言似即會稽澄觀然續云無稅緣語句可錄則又非也  
金光明經載流水長者子以象負木救十千魚生切利天  
可謂悲濟之極報驗之速矣厥後現於記傳有放鱗得  
金放龜得印者其類甚多遂使上稅生元緣之慈下士  
更有因之果皆流水長者子之慈意余居之金溪上暇日



率同志率小舟載魚鼈蝦蟹命五比丘誦室勝佛名若  
十二因緣法作梵唄捨之溪中坐間有請作詩以紀一時之事  
者余輒為書云漁師竟日漁水族作斤責小捐使罷允滿  
載後鱗介鯢鯨未易羅所得亦殊能青蟹及公私朱鮪魚  
小大霜鮓尚貫針土負或粘塊輪因積之螺郭索走蒼蟬  
濕珠相吻濡日分羨羨亦豈知樹隱人規作五湖貨因呼  
小青翰放溜舞澎濤跌坐心黑衣魏佛指青瀨經翻流水  
篇梵起魚山唱傾盆帶寒藻圍七看于邁驚疑或依蒲喜  
濯或生喝快若鷹辭鞞歡如囚破械定非校人池恐是餘不  
願汝藉佛力永脫鈎網債口腹聊尔耳香餌莫染愛 並同上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四十五終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四十六

釋氏門

常應物奉訓處士叔詩云高齋無事宴罷清夜道相存東  
坡次王鞏韻云那能廢詩酒亦未妨禪寂子由春盡詩  
云榜嚴十卷幾迴讀法酒三升是客同道貴冲寂寞主  
歡暢二者恐不能相善也白樂天延樂命醺之時不忘  
於佛事至今達者譏之為常之

衡州花光仁老以墨為梅花曾直觀之嘆曰如嫩寒春曉  
行孤山籬落間但欠香耳余因為賦長短句曰碧瓦籠  
晴香霧繞水殿西偏小駐聞啼鳥風度女牆吹語笑南  
枝破臘應開了道骨不凡江瘴曉春白通靈醫得花多



少抱癯醜寒春香。香譙門畫角催殘照。又曰入骨風流  
國色不塵種。性真香為誰。風髮流啼粧半樹。水村春暗  
雪壓倚枝籬。落月高影動池墻。高情數筆寄微茫。小寢  
初開霧帳前。蝶恋花。后西江月也。冷齋夜話

余自并州還故里。館延福寺寺前小溪。風物類斜川。余兒  
童時戲劇之地也。嘗春深獨行溪上。作小詩曰。小溪倚  
春漲。揆我夜月灣。新晴為不平。約束晚見還。銀梭時撥  
刺。破碎波中山。整釣背落日。一葉嫩紅間。又嘗莫寒歸  
見白鳥作詩曰。刺水殘山慘淡間。白鷗無事小舟閑。個  
中看我添圖畫。便是華亭落照灣。曹直曰。觀君詩說烟  
波漂渺處。如陸忠州論國政字字。入前身非箇師沙。

戶種類邪有詩。其畧云。吾年六十。于方半橋。項項螺  
歲年脫却衲衣著。蓑笠來伴澹翁刺釣船。嘗對淵材誦  
之曰。淵材曰。此退之澄觀我欲收歛加冠巾。換骨句也。  
冷齋夜話

余還自珠崖。館于高安大愚山陳瑩中。自台州載其家耒  
漳浦過九江。愛廬山因家焉。以書督余。兼程來。余以三  
日至湓城。瑩中曰。自此公可禁作詩。無益於事。余曰。敬  
奉教。然余兒時好食肉。毋使持齋。余叩頭乞先飯餐肉。  
一日毋許之。今日當准食肉。例先吟雨詩。喜吾二人死  
面更生。何如。瑩中許焉。曰。鴈蕩天台看不足。舩兒女  
寄蓬窻。往來漳水謀二頃。偶愛廬山家。九江名節適真



言說錄卷之四十六下  
如醉白生涯頴略似相龍向未萬事都休理且听樓鐘  
宴夜撞與公灵鷲曾听法游戲人間知幾生夏口甕中  
歲盈像孤山月下認歌聲翳消已竟帶礪尽方知珠自  
明教抹多陽殘雨外一番飛絮滿江城瑩中喜而謂余  
曰此岐山猪肉雖美無多食後三年余客這水見瑩中  
姪勝柔自九江來出詩示余曰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  
慎勿恃何妨爭先世路攪閑愁近後語言滋味長可口  
物多偏作疾快心事過必為傷與其病後求良藥不若  
病前能自防余謂勝柔曰公疾詩如食鯽魚惟恐遭骨  
刺與岐山猪肉不可同日而語也 冷齋夜話

陳瑩中謫令浦時余在長沙以書抵余為負華年經入嶺

有偈曰大士游方與尺回家山風月絕纖埃杖頭多少  
閑田地挑取華嚴入嶺乘余和之曰因法相逢一笑開  
俯看人世過飛埃湖南嶺外休分別圓寂光中共往未  
又聞嶺外大雪作二偈寄之曰傳聞嶺外雪壓倒千年  
樹老兒拊手笑有眼未曾觀故應潤物材一洗瘴江霧  
寄語牧牛人莫教頭角露又曰偏界不曾藏處處光皎  
皎開眼失蹤由却綠太分曉園林忽生春萬瓦繁一笑  
遙知忍凍人未悟安心了 冷齋夜話

余觀誌公十二時頌自非深悟上乘同佛知見豈能作此  
語也是時遭磨猶未西未誌以明此理所謂先得我心  
之所同然者誌公沒於天監十三年而遭磨以普通八



言言集卷之四十一  
一 年至金陵由此之魏傳佛心印禪宗方興近世學佛者  
往往忽此頌而弗觀蓋貴耳而賤目矣余嘗手書此頌  
置之座右朝夕味之尤愛其最後一首云雞鳴丑一顆  
圓珠明已久內外推尋覓捻無境上施烏渾大有不見  
頭又無手世界壞時終不朽未了之人听一言只這如  
今誰動口以至三祖信心銘永嘉証道歌皆禪學之髓  
初地之人其可弗觀乎 荅溪漁隱

陳体常荅黃是仲二書叙學佛之肯深切著明余嘗三復  
其言歎其有理恨未能尽行也体常又有頌六首今錄  
二首其一云密坐研穷有細微到頭須是自忘機應無  
祖佛能超越豈有宛親更順遠歷歷孤明猶認影巍巍

獨露尚披衣翻嗟會得昭靈者也道尋師肯歸其二云  
個中端的有誰知知者歸來到者稀即見即聞還錯  
會離聲離色轉乖違山青水綠明玄旨鶴唳猿啼顯妙  
機有意竟渠終不遇無心到處盡逢伊冷齋夜話云陳  
瑩中此歸過南昌言鄒志克在詔州極精進閉門誦華  
嚴經舍利生袖間此真入信位日誦華嚴於觀音像前  
有脩竹三根生像之後志完謁郊出之不可乃垂枝覆  
像如世所畫寶陀嚴竹今猶無恙韶人為鎖之以為過  
客遊觀北還至永州淡山岩有剝松九貴客至則鳴志  
完將至而孤軌鳴寺僧出迎之完怪之僧以孤軌為言  
志完作詩曰我入幽居亦偶然初無消息與人傳剝松



戲學仙伽客一夜飛鳴報老禪  
苦溪漁隱

余讀劇興朝悟道經真集其言曰余少治儒術長登仕版  
蓋未嘗信佛也三十有二歲見東林長老總公與之語  
七日姓生信焉即取其書讀之三年蓋恨其信之之晚  
也然循其理而體會則似悟還迷依其法而行持則暫  
靜還擾既而閱傳燈錄始知佛有法眼妙心密相付囑  
而達磨西來單傳此事衆生悟者可以見性而了心其  
後發明此事但覺境界非常取証道歌讀之句句盡是  
吾之心地讀至六無神用空不空一顆真光色非色如  
是希奇之事吾今已得現前任是千聖出來已須退步  
始得示人以偈曰世間多少英靈漢終是迷人喚人喚  
可憐眼底黑漫漫不見驪珠光燦爛過今時又未旦不  
竟年華暗中換急抬頭高著眼徑寸不容蚌中產貝利  
男兒薦得時好笑交渠勝款款又詩云今士堂堂此事  
同婦因处处獲真通片心豁去滄溟窄及眼開未宇宙  
空出海銀蟾光動地離弦金簇疾追風須知佛祖埋藏  
後坐斷千差是此翁

苦溪漁隱

百家詩話括龜卷之四十六 終



言言集卷之四十一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四十七

麗人門

銅雀只古人賦詠多矣鄭惜云舞餘依帳泣歌罷向陵看

張正見云雲慘當歌日松吟欲舞風費至云靈几臨胡

莫空牀卷夜衣王勃云妾本深宮妓曾城閉九重君王

歡宴盡歌舞為誰容沈全期云昔年分食鼎今日望陵臺

一丘雄圖盡千秋遺令開皆佳句也羅隱云強歌強舞

音難勝花落花開淚滿繒紙合當年伴君死免教憔悴

州西陵以比諸人差有意也魏武陰賊險相盜有神器

實竊英雄之名而臨死之日乃遺令諸子不忌於葬骨

之地又使使人看銅雀臺上以歌舞其魂亦可謂愚矣



東坡云採以病亡子孫滿前而伊嚶涕泣留連妾嬖分  
香只履區處不物平生效偽死見真性真名言我常帶  
人君小能制欲於嬖人以至溺惑廢政未有不亂亡者桀  
奔剛巢滿皆文喜魯威末國惑始齊姜妲已褒姒以至  
楊妃張孔之徒皆是也吾於西施王之耽惑不減於諸  
后一夕越兵至而王不知也鄭毅夫詩云千重越甲夜  
城圍燕罷君王醉不知若論破兵功第一黃金只合駐西  
施謂非西施則吳不亡吳不亡則安得以黃金而銜之  
容我東坡范蠡詩云誰將暗矢射吳兕長笑申公為夏姬  
却遺姑蘇有檠鹿更令夫子得西施言楚申公欲弱楚而  
強吳者以夏姬之故曾不如范蠡威吳霸越而楚得  
施也同上

韓康公上元召從官數人出家妓侍飲其專寵者曰魯生  
偶中蜂螫少頃持州就東坡乞詩詩中有魚吹細浪歌  
搖日舞罷花枝婦入懷之句上句記姓下句記事候鯖  
東坡嘗飲一豪士家出十姬十餘人皆有姿伎其間有一  
喜舞者名媚見官質酒覆而軀幹甚備豪士特所寵愛  
命乞詩於公公戲為四句云舞袖褊裍影搖千尺龍蛇  
動歌喉宛轉聲撼半天風雨寒妓頽然不悅而去問覽  
王晉卿都尉既喪蜀國貶均州姬侍逐有一號者號轉  
春鶯色藝兩絕平居屬念不知流落何許後二年內徙  
汝陰道過許昌市傍小樓臨江聲甚悲晉卿異之問乃



轉春鶯也恨不可復得因賦一聯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晉卿每語此事客有足成章者晉卿賢之尤愴然其詞曰幾年流落向天涯萬里歸來兩鬢華翠袖香殘空迥濕青樓雲渺定誰家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田首肯塵兩絕春鶯休轉沁園花

西清詩話

蔡持正謫新州待地名琵琶管奏一詞河鵠持正每呼琵琶

即和一響板鸚鵡傳言呼之琵琶後候觸響猶傳言

呼之持正感傷成疾不起增為詩云鸚鵡言猶在琵琶

事已非傷心瘡汪來同渡不同歸著漁隱曰持正守

安州夏日登車蓋作十絕句為吳延眉箋注得罪謫新

州其間一絕云紙屏石枕竹方牀手倦拋書午夢長

起莞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殊有閑適自在之意

侯鯨錄

面紋兩續必編獨此五詩不然其一曰紅窓小泣低聲怨

永日春寒斗帳空酒落花飛絮亂曉鶯啼破夢匆匆

其二曰同誰更倚窓綉落日紅羅小院深東復西流分

水嶺恨兼愁續斷弦琴其三曰此信風飄霜葉黃冷灯

殘月照空牀看君寄憶回紋錦十字紫愁寫斷腸其四

曰前堂畫燭殘凝泪半夜清香舊染衾烟鎖竹枝寒宿

鳥水沁天色霽橫霧其五曰翠斂時聞燕語泪珠彈

處見鴻歸多情妾似風花亂薄倖郎如露草希

詩話卷之四十一



言言終自卷之四十一  
曾子宣夫人魏氏作虞美人詩行云鴻門玉斗紛如雪十  
萬降兵夜流血咸陽宮殿二月紅霸業已隨烟燼滅剛  
強公死仁義王陰陵失路非天亡英雄本學萬人敵何  
用屑屑悲紅粧三軍散盡旌旗倒玉帳佳人坐中老香  
魂夜逐劍光飛青血化為原上草芳心寂寞寄寒枝舊  
曲聞來似歛眉哀怨徘徊愁不語恰如愁听楚歌時滔  
滔逝水流今古漢楚六亡兩立土當年遺事又成空慷  
慨樽前為舞誰若溪漁隱曰此詩乃許彥因表民作表  
民合肥人余昔隨先君守合肥嘗借得渠家集集中  
有此詩又合肥老郭全美乃表民席下舊諸生云親  
見渠作此詩今由端伯編選亦列此詩於表民詩中遂

與余所見所聞合覽者可以無異亦知冷齋之妄也  
冷齋夜語

費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宮，後主嬖之。號花蕊夫人。  
效王建作宮詞百首，國亡入備後宮。

太祖聞之，召使陳詩，誦其國亡詩云：君王城上豎降旗，  
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寧無一个是男兒。  
祖悅，蓋蜀兵十四萬，而王師總數萬爾。後山詩話

僕七歲時見眉州老尼，姓宋，忘其名。年九十餘，自言嘗隨  
其師入蜀，主孟昶宮中。一日大熱，蜀主與花蕊夫人夜  
起避暑摩訶池上，作一詞，宋具能記之。今四十年未已  
死矣。人無知此詞者，獨記其首兩句云：水肌玉骨自清



涼無汗。暇日尋味，豈洞仙歌令乎？乃為足之云。若溪漁  
隱曰：漫叟詩話所載本事曲云：咸唐一老尼能誦後生  
詩首章兩句，與東坡洞仙歌序全然不同。當以序為正  
也。東坡洞仙歌序

楊元素作本事曲，記洞仙歌：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  
風來，暗香滿。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人未寢，歌枕欹橫。  
髮亂。起來携素手，庭戶無聲。時見疎星渡河漢。試問夜  
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繩低轉。細屈指西風，幾時未  
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錢唐有一老尼能誦後生詩首  
章兩句，後人為之，其意以填此詞。余嘗見一士人誦全  
篇云：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暖。繡簾開明，獨窺

人歌枕欹橫。雲鬢亂。起來瓊戶時見疎星渡河漢。屈指  
西風幾時未。只恐流年暗中換。漫叟詩話

太和初，有為御史分務洛京者，有妓善歌。時太尉李逢吉  
留守，求一見，既不敢辭，盛粧以往。李命與眾姬相見，李  
姬四十余輩皆出其下。既入，不復出。頃之，李亦辭以遂。  
疾罷坐，信宿耗絕。但然歎不能已。已為詩兩篇投獻。明  
日李但含笑曰：大好詩，遂絕。詩曰：三山不見海沉沉，豈  
有仙踪尚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娥婦去月宮深。紗  
窓暗想春相憶，書幌誰令夜獨吟。料得此詩天上月，只  
應偏照兩人心。一篇亡。若溪漁隱曰：余觀劉賁客外集  
有憶妓四首，內有一首即前詩也。其餘三首亦是前詩。



之意也古今詩話中既不云御史姓名則此詩豈非夢  
得為之做手乎古今詩話

何彼穠矣之詩美王姬而作也周姬姓故皇女皆稱姬如  
陳媯楚羊齊姜之類是也後世九婦人皆稱姬誤矣南

朝人士皆謂姬人如蕭綸見姬人詩所謂狂夫不妬妾  
隨意還家刘孝綽詠姬人未出詩所謂惟開見叙影簾

動聞劍声梁王僧孺為姬人怨詩所謂還君与妾扇歸  
妾與君表江表為姬人怨服藥詩所謂妾家却輕

薄持忿仙童一丸藥是也丹揚集

又山詩話退之詩云長安衆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能文字  
飲惟解醉紅裙而老有二妓號絳桃柳枝故文昌張籍

云為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也又為李平志叙當世名  
貴服金石藥欲生而死者數輩著之石藏之地下豈為

一世戒邪而竟以藥死故白樂天云退之伏雷黃一病  
竟不痊也若溪

唐語林退之二侍妾一曰絳桃二曰柳枝皆能歌舞初使  
王庭湊至壽陽驛絕句云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

特地寒不見園桃并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圓蓋寄意二  
姝逮婦柳枝踰垣遁去家人追獲於鎮州初婦詩云別

來楊柳汀頭樹擺亂春風只欲飛住有小園桃李在留  
花不發待郎歸自是專寵絳桃矣若溪

有家詩話捻龜後集卷之四十七 終



百家詩話拾龜後集卷之四十八

麗人門

陳筑字夢和莆田人崇德初登第為福州古田尉既至官感一倡周氏周能詩豈有詩贈筑曰夢和殘月過樓西月過樓西夢已迷喚起一聲腸斷處落花枝上鷓鴣啼首句蓋寓筑字也又有春時詩曰瞥然飛過誰家燕地香未甚處花深院日長無個事一瓶春水自煎茶

夷堅志

往時青幕之子婦妓也善為詩詞同府以詞挑之妓答曰清詞麗句求叔子瞻曾場步似恁文章寫得出未當甚強後小詩話



言言集卷之四  
杭妓胡楚龍靚皆有詩名胡云本司當年丁未歲年未如  
如是相思若將此恨同芳草却恐青青有尽時張子野  
老子杭多為官妓作詞而不靚靚獻詩云天與群芳  
十樣葩獨分顏色不堪誇牡丹芍藥人題徧自分身如  
鼓子花子野於是為作詞也同上

蘇子瞻通判錢唐嘗權領郡事新太守將至營妓陳狀以  
年老乞出藉從良公即判白五日京兆判狀不雋九尾  
野狐從良任便有周生者色藝為一郡之最聞之亦陳  
狀乞嫁公惜其去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誠可嘉空冀  
比之群所請無不允其敏捷善謹如此通水燕談錄

韓魏公為陝西安撫開府長安李待制師中過之李有詩名

席間使為官妓賈愛卿賦詩云願得貔貅十萬兵大我

巢穴一時平婦未不用封侯印只問君王乞愛卿后山詩話

李元膺表妻作長短句云去年相迳深院宇海棠下曾歌

金縷歌罷花如雨翠羅衫上點點紅無數今歲重尋揮

手處空物是人非春暮回首青門路亂紅飛絮相逐東

風去元膺亦卒冷齋夜話

杜大中自行伍行將與物無情西人呼為杜大虫虫妻有

過亦公杖杖之有愛妾才色俱美大中牋表皆此妾所

為一日大方寢妾至見几間有紙筆頗佳因書一闋寄

臨江山有彩鴛隨鴨之語中竟而視之云鴨且打鴛

於是掌其面至項折而斃今是堂手錄



東坡在豐城有老人生子焉具召東坡且求一詩東坡問  
翁年壽幾何曰七十翁之妻幾何曰三十東坡即席戲  
作八句其警聯云聖善方當而立歲乃翁已及古希年  
連齋開覽

治平中錢忠道過吳江愛其風物清佳留亦不能去諷詠  
遊賞遇一女子小舟獨棹於煙波浩渺間忠悅之作詩  
贈女子其警句云滿目生涯千頃浪全家衣食一輪竿  
女子得詩携之婦呈其父其父蓋隱淪客也喜忠此詩  
遂以女子奉忠箕箒從舟同入烟波不知所生青瑣  
白藕作花風已秋不堪殘照更回頭晚雲帶雨歸飛急去  
作西窓一夜愁此趙德麟細君王氏所作也德麟既解

元因見此篇遂與之為親余以為乃二十八字媒也德

麟名令時東坡作秋陽賦云越王之孫有賢公子宅於  
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蓋時字也坡云且教人別處

使不得若溪漁隱由德麟小詞有臉薄難藏泪眉長易  
竟愁之句人多稱之乃全用也香奩集桃花臉薄難藏

泪柳葉眉長易竟愁一聯詩但去其上四字耳王直方詩話  
毛達可未第時其內以一詩寄之云剔燭親錦字書擬憑

歸鴈寄天隅經年未報于秦策不識如今舌在無寄齋錄  
近時嬾人能文詞如李易安頗多佳句小詞云昨夜雨疎

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捲簾人却道海棠依舊知否  
知否應是綠肥紅瘦綠肥紅瘦此言甚新又九日詞云



言詩... 卷之四... 三  
簾捲西風人似黃花瘦此語亦嬾人所難到也易安再  
適張舟未幾反目有啟事與蔡處厚猥似棄榆之晚景  
配茲駟僮之下材傳者無笑之 苕溪漁隱

朝奉即立屏中諸女皆能文詞每兄弟內集又聯詠為樂

其仲嘗作寄夫詩云簾裡孤燈竟曉遲獨眠屈得宿得

粧眉珊瑚枕上鴛殘夢認得蕭郎馬過時 苕溪漁隱

近世婦人多能詩往往有臻古人者王荆公家能詩者最

衆張奎妻長安縣君荆公之妹也佳句為最草草盃盤

供笑語昏昏灯火話平生吳安持妻遙美縣君荆公之

女也有句云西風不入小窓紗秋意應令我憶家極目

江山千萬恨依前和泪看黃花刘天保妻平甫女也句

有不緣燕子穿簾幙春去春來可得知荆公妻吳國去

人亦能文學有小詞約諸親遊西池有待得明年重把

酒携手那知無雨又無風皆脫洒可喜之句也 隱凡詩話

作詩押韻是一巧中秋夜月詩押尖字數首之後亦嬾人

云蚌胎光透亮犀角暈盈天 許彥周詩話

廣漢營妓小名僧兒秀外惠中善填詞有戴者忘其名兩

作溪守寵之既而得請玉局之祠以婦僧尼作滿庭芳

見意云園菊包金叢蘭減翠益成秋暮風烟使君歸去

千里倍潸然兩度朱轡鴈水全勝得陶侃當年如何見

一時盛事都在送行篇愁煩梳洗懶尋思陪宴花月湖

邊有多少風流往事縈牽聞道霓旌羽駕看看是玉局



神仙應相許冲雲破霧一到洞中天苦溪漁隱

姑蘇官妓姓蘇名瓊行第九蔡元長道過蘇州太守召飲

元長聞瓊之能詞因命即席為之乞韻以九字詞云韓

愈文章蓋世謝安情性風流良辰美景在西樓敢勸一

卮芳酒記得南宮高過弟兄爭占鰲頭金炉玉殿瑞烟

浮高占甲科第九蓋元長奏名第九也復齋漫錄

夏均父嘗言詩之比類直要相停常與客泛舟載肥妓而

飲濁酒其詩曰蟻浮金碗濁妓壓金船低詩說雋永

文潞公守洛富鄭公致仕司馬温公宮祠范蜀公自許下

未同過郡會出四王杯勸酒官妓不謹碎其一潞公將

治之温公請書牘尾云王爵弗擢典礼魚聞於往記彩

雲易散過差可恕於斯今乃笑而釋之

東坡自錢塘杖召過京師林子中作守郡有會坐中營妓

出牒鄭客求落籍高堂求從良子中命呈東坡東坡索

筆為減字木蘭花書牒後云鄭莊好客客我樽前先墮

幘落筆生風藉藉聲名不負公高山白早堂骨水肥那

鮮老從此良徐南夜清風月滿湖暗用此八字於句端

也若溪漁隱曰聚蘭集載此詞乃東坡贈潤守許仲塗

且以鄭客落籍高堂從良為句首非林子中也同上

江寧章文虎其妻劉氏名彤文美其字也工詩詞嘗有詞

記文虎云千里長安名利客輕騎輕散尋常雜禁三月

好風光滿堦芳草綠一片杏花香記得年時臨上馬看

從此南徐良  
夜夜清風月滿湖





原件短缺

P6



人泪眼汪汪。如今不忍更思量。恨無千日酒空。斷九回腸。又云向日寄去詩。曲非敢為工。蓋欲道衷腸。萬一耳何不掩惡。輒示他人。適足取笑。文虎也。本不復作。然意有所感。不自己。小詩二章。四句奉其一。云碧紗窓外

蟬牽斷愁腸。懶昼眠。千里才郎。歸未得。無言空撥

烟其二云。益扇停揮。白日長。清風細。薰羅裳。女

報新鞋。酒安得良人共一觴。  
茗溪漁隱

祭文唐人多用四六。韓退之亦然。故李易安祭趙湖州文云。白日正中。器離翁之機捷。堅城自墮。伶杞婦之悲深。嬾人四六工者。四六談塵

今代婦人能詩者。前有曹夫人魏后。有易安李李在趙氏

不好却道此心安。是吾鄉。東坡雜

余觀古今詩話。翰府名談。皆載冠某公侍兒。猜苑詩二首。和章一首。並同翰府名談。仍益以惺辭。吾所不取。今但筆其詩云。公自相府出。顧北門有善歌者。至庭下。公收金鍾獨酌。令歌數闕。公贈之束綵。歌者未滿。篠莖自內窺之。立為詩二章。呈公公云。一曲清歌一束綵。美人由自尚嫌輕。不知織女營窓下。幾度拋梭織得成。其二云。夜冷衣單手屢呵。幽窓軋軋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以夫姬一曲歌。公和云。將相功名終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間萬事君休問。且向樽前聽豔歌。同上



集一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四十九

飲食門

唐御食紅綾餅，縱為上。光化中，放進士裴格、盧迥、孫守二  
 十八人，燕於曲江，勅太官賜餅，餒止二十八枚而已。迥、孫  
 後入蜀，頗為蜀人所易。嘗有詩云：莫欺零落殘牙齒，齒曾  
 吃紅綾餅餒來。其為當世所貴重如此。酉陽雜俎載：人衣  
 冠家有蕭家餠、鮑更家粽子、韓約櫻桃餠、羅又有胡突鱸  
 麩、皮索餅之類，號為名食，不至於甚侈而美有餘。亦紅綾  
 餅餒之類也。

晉史稱何劭、驕奢簡貴，衣裘服玩新故，巨積石必盡四方  
 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為限，而曾所食而曾所食不



過萬錢是劬之自奉侈於父也而劬贈張華詩乃云周旋我陋圃西瞻廣武廬既貴不忘儉處約能存無頹俗在簡約塞問焉足莫是以姬孔為法以管氏為戒也審能如是則史所書又如何哉以史為正則所言誣矣東坡擬萊詩云秋來霜露滿東園盧服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鷄豚苟能如此則豈肯後嗜欲於口腹之間哉

酉陽雜俎載鄭愨嘗於使君林避暑取蓮葉以簪刺其心令與柄通其屈莖如象鼻傳酒喻之名為碧筒蓋取蓮葉芳馨之氣雜於酒中為可喜也故東坡詩云碧筒用時作象鼻灣白酒微帶荷心苦是已大抵醪醴之妙皆外

而發其中則格高而味奇如大宛之葡萄大官之桐馬皆藉他物以成者趙德麟以黃柑釀酒東坡嘗作洞庭春色賦遺之所謂命黃頭之千奴卷震澤而俱還坡亦以松明釀酒所謂味甘餘而小苦歎幽姿而獨高二酒至今有用其法而為之者至坡在黃州自作蜜酒惠州自作桂酒皆一世而止蓋出於一時之戲劇未必皆中節度爾同上

酒之種多矣有以綠為貴者白樂天所謂傾如竹葉盃樽綠是也有以黃為貴者老杜所謂鴛兒黃似酒是也有以白為貴者樂天言玉液滿金危是也有以碧為貴者老杜所謂重碧醅春酒是也有以紅為貴者李賀所謂



小槽酒滴珍珠紅是也今閩廣間所釀酒謂之紅酒其色殆類胭脂西陽雜俎載賈璠家蒼頭能別水常乘小艇於黃河中以瓢奪接河源水以釀酒經宿色如絳名為崑崙觴是又紅酒之尤者也同上

張衡曰客賦醉言歸稱露未晞王式曰客歌驪駒主人歌庸歸賓主之情可謂粲然者至李太白陶淵明則不然冬常為詩曰我醉欲眠君且去雖曰任真之言然亦太無主人之情矣司馬溫公獨樂園飲云浩歌縱飲任天機莫使歡娛與性違玉枕醉人從獨卧金羈倦客聽先歸共下二子之意也白樂招客飲云客告暮將歸主稱日未斜又命小青娥長跪謝貴客其視張衡王式尤為

有委曲相者然置酒送李漳州詩曰獨醉似無名借君作題目又何與招客飲之詩異乎東坡醉眠亭詩云醉中對客眠何害須信陶潛未苦賢山谷云欲眠不遣客佳處更難忘如是則不失賓主之禮又有可以通我之情是賓主之情兩得矣同上

賢者豹隱墟落固當和光同塵雖舍者爭席何病而况於杯酒之間矣陶淵明杜子美皆一世偉人也每田父索飲必使之畢甚歡而盡開情而後去淵明詩云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為誰歟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老杜詩云田翁逼社日邀我嘗春酒叫婦天瓶盆中為吾取二公皆有位者也於田父何拒



言言八... 卷之四十九  
焉至於田父有一世皆尚同願君汨其泥之說則姑守陶  
之介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隣叟則何妨杜之通乎 陽秋  
復齋漫錄云唐李敬方歡醉詩云不向花前醉花應解笑  
人只因連夜雨又過一年春日日無窮事區區有限身  
若非盃酒裏何以寄天真杜子美絕句云二月已破三  
月漸老逢春能幾迴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  
盃二詩雖相緣而杜則尤其工者也世所傳相逢不飲  
空歸去洞口菘菘也笑人之句蓋出於方敬

詩說彙永云福州嶺船疍號西施舌極甘脆其出時天氣  
正熱不可致遠呂居仁有詩云海上海上凡魚不識名百年  
生命一杯羹無端更號西施舌重與兒曹起妄情

藝苑雌黃云河豚所附本草云味甘温日華子云有毒子  
按倦游雜錄云河豚魚有大毒肝與卵人食之必死暮  
春柳花飛此魚能大肥江淮人以時為珍更相贈遺腐  
其肉雜葦荻芽豆而為羹或不甚熟亦能害人歲有  
被毒而死者南人嗜之不已故聖諭詩春洲生荻芽春  
岸飛揚花河豚當此時膏不數魚蝦而其後又云炮煎  
苟失所轉喉為莫耶如此則其毒可知本草以為無毒  
悞矣或云河豚子不可食其大纜一粟浸之經宿如彈  
丸人有中其毒者以水調炒槐花末及龍腦皆可解予  
嘗見其漁者說其所取之由曰河豚盛氣善怒每伏水  
底必設網於上故以物就而觸之彼將奮怒而上遂為



詩經卷之四十九  
一 所獲吳人珍之以其腹腴為西施乳予嘗戲作絕句云  
萋蒿短短荻芽肥正是河豚欲上時其美遠勝西子乳  
吳王當日未曾知雖然甚美必甚惡河豚味之美也吳  
人嗜之以喪其軀西施色之美也吳王好之以亡其國茲  
可以為來者之戒

器用門

胥王作前元豐行云倒持龍骨掛屋 後元豐行云龍骨

長乾掛梁椽龍骨水車也是歲豐稔故龍骨掛而不用  
又有寄楊德詩云遙聞青秧底復作龜兆拚脩脩雨龍  
骨豈得長掛壁是歲亢旱及前詠爾東坡亦有水車詩  
云翻翻聯聯銜尾鴉竿竿確確蛇角蛇分畦翠浪走雲

陣刺綠針抽稻芽夫公不念老農泣喚取阿香推雷車  
言水車之利不及雷車所雷者廣矣 吳溪

張景陽七命有浮三翼泛中津之句故詩家多有三翼為  
輕舟如梁元帝曰華三翼舸元徽之光陰三翼過是也  
按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廣一丈  
五尺二寸長十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三尺五寸長五丈  
六尺小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長九丈所謂三翼者皆巨  
戰船也用為輕舟快矣

若溪漁隱曰蘇叔黨過賦鼠鬚筆云太倉失陳紅狡穴得  
餘腐既與丞相歎又發廷尉怒磔肉餒餓捕分髯雜  
霜兔挿架刀架捷落紙龍蛇驚物利易未諳時來即



所遇穿墉何卑微託此得佳譽其步驟氣格殊有父風之類也

復齋漫錄云東坡論子厚詩盛時一失貴反賤死笙葵扇安可常不知死笙為何物偶閱方言筆宋魏之間謂之笙乃梧死笙以死竹為筆也余按唐萬年尉段公路北方錄云瓊州出紅藤筆方言謂之笙或曰籩條亦曰行唐沈約奏彈欵令仲文秀恣橫云令吏輸六尺笙四十領何東坡忘此邪茗溪漁隱曰劉夢得詩香風蕙壑尾月露濡死笙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四十九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五十一

### 技藝門

東坡與子由論書云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故其子叔黨跋公書云吾先君子豈以書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剛之氣發於胸中而應之於手故不見其有刻畫嫵媚之態而端乎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少年喜二王書晚乃喜顏平原故時有二家風氣俗子不知妄謂學徐浩陋矣觀此則知初未嘗規規然出於翰墨積習也萬常之

唐令狐相進李遠為杭州宣宗曰聞李遠云長日惟消一局碁豈可使治郡哉對曰詩人之言不足有實也乃薦



遠蕪察可任此正說詩者不以辭害志也

若溪

房千里作殿子選格序云以六殿雙雙為戲以數多少為  
進身官戰之序而乃條其選黜之目焉坡以流俗狂或  
經營倘來惴惴惟恐後於他人何異擲骰者心動於中  
而色形於外也欲求勝人者哉王逢原彩選詩云卒無  
及物效徒有高人氣昏昏忘其大擾擾爭其細其理信

然黃常明

裴度平淮西絕世之功也韓愈平淮西碑絕世之文也非  
裴之功不足以當韓之文非韓之文不足以發裴之功  
碑成李愬之子乃謂沒父之功訟之於朝憲宗使段文  
昌別作此與捨周鼎而寶康瓠何異哉李義山詩云

碑高三丈字如手負以靈鰲蟠以螭句奇語重喻者必  
謔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粗砂大石相摩  
比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愈書愬曰十月壬  
申愬用所得賤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  
到蔡取元濟以獻文昌所謂郊雲晦冥寒可墮指一夕  
卷旆凌辰破關等語豈不

相萬萬哉東坡先生責官過舊駟壁間見有人題一詩  
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古斷碑人膽  
炙世間誰數段文昌坡喜而錄之同上

陸希聲隱居宜興君陽山今金沙寺其故他宅也自著君  
陽山記叙其景物亭館如輞川上可得其彷彿初僧嘗



光從希聲授筆法繼以善書得幸於昭宗希聲祈使授  
已以詩寄之云筆下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變逡巡寄  
言昔日不龜手應念江湖滌滌人遂得召隱操蓋不足  
觀也嘗著易傳十卷觀其自序以謂夢在大河之陽有  
三人偃卧東首上伏羲中文王下孔子也以易道畀予  
遂悟八卦小成之位質之象數如有符契且云今年四  
十有七已及聖人之年於是作易傳以授門人崔徹王  
贊之徒復自為注今觀其書無可取者而惟誕如此其  
人亦可知後避難死於道路蓋不能終君陽之居也

陽秋

杜劉少府畫山水障歌云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蒲城鬼

神入元氣淋漓障尤濕真宰上訴天應泣應物聽嘉陵  
江聲云水性自云靜石中本無聲如何兩相激雷轉空  
山鳴贈能吟李儋詩云絲桐本異質音韻合自然吾觀  
造化意二物相因緣臨川詠魯公壞碑云六書篆籀教  
變改遂後世多失真誰初妄鑿妍與醜坐令學士勞骸  
筋堂堂魯公勇且仁豈亦以此夸常民直疑技巧有天  
巧不必強勉亦通神坡詠歎硯詩云與天作石來幾時  
與人作硯初不辭詩成鮑謝石何與筆落鍾王硯不知  
此窮本探妙超出準繩外不特狀寫景物也

碧溪

拾遺門

退之和劉史君云吏人休報事公作送春詩夢得送王司





原件短缺

P4



馬之陝州云案牘來時惟署字風煙入興更成章自俗  
吏觀之皆可坐不了事之目也韻語陽秋

樂天云報道前駟少呵喝恐驚黃鳥不成啼坡云髮絲只  
好對禪榻湖亭不用張旌旗蔡君謨云因傍堤松却飛  
蓋為聞山鳥輒鳴騶若俗士務此誇張俗眼又豈識數

公意王常明

林和靖詩馬從同事借妻怕罷官貧頗能狀寒蕪能抑又  
有意所謂怕貧者婦人女子耳大丈夫之不後何墮獲  
之有于美有長貧任婦愁亦以男子未嘗愁也讓粟不  
謀妻以明謀及婦人則不得辭也又云浮生有分定飢  
飽豈能逃歎息謂妻子我何隨汝曹樂天云妻孥不悅

車希猶殘醉透紅渠歎西園已是花深無地東風何事  
又惡任流光過却歸來洞天自樂未幾方臘盜起自桐  
廬擁兵入杭時美成方會客聞之倉黃出奔趨西湖之  
墳庵次郊外適際殘臘落日在山忽見故人之妾徒步  
亦為避避計約下馬小飲于道傍旗亭聞鶯聲於木杪  
分背少焉抵庵中尚有餘醺因卧小閣之上恍如詞中  
逾月賊平入城則故居皆遭蹂踐旋營緝而處繼而得  
請提舉杭州洞霄宮遂老焉悉符前作美成嘗自記甚  
詳今偶失其本姑記其畧以書于編揮麈

余嘗於王瑩夫瑾處見王荊公手書集句詩一紙云海棠  
亂發皆臨水君知此處花何似涼月白紛紛香風隔岸



言言紀事卷之五十一  
五十一  
聞嘯枝黃鳥，迤隔岸聲相應。隨意坐莓苔，飄零酒一盃。  
今不知在何所。掉塵

集公詩 古相位於寢處一青幃，三十年有親者求之欲其  
易去。公笑而答曰：彼詐我誠，雖散何害。實不忍以狡獲  
弃耳。志者愧之。故魏野詩云：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  
及北使來，願望縉紳而問：迓者無地起樓臺，相公安在。  
其清望為人所景望，如此，然亦放歸田里，頗論其後汰。  
司馬溫公亦云：豈非奢外而儉內歟。若溪

昌黎寄崔立之云：微元坐試帝深叢，見孤罷四坐各  
低面，不耳扶眼窺，可謂善言場屋事。若平居所養不  
厚，誠於微元也。同上

退之韶州雷別張史君云：久欽江總文章妙，自歎虞翻骨  
相屯。翻放棄南方，自恨疏如骨。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  
沒。海隅其剛，編方拙，凌突權勢出於天性。宜文公喜用  
江總，乃敗國奸回，特引之何故。按南史：孔奐傳，宋主欲  
以總為太子詹事，負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  
乃奏江總，文華之人，宜求厚重之才是。時恐有訛云：杜  
云：速愧梁江總，還家尚黑頭。李商隱贈杜牧之云：前  
身恐是梁江總，皆未可與言史也。同上

子美有朱紱負平生，樂天有金帶褫腰衫。委地紫綬相暉  
映，不惡赤紱金章盡到身。如此尚多，然亦有歎曰：實  
事盡消虛事在，銀魚金帶遶腰光。又有簪纓假合虛名



在筋力消磨實事。嘗自作解嘲也。嘗愛韋蘇州云  
除書忽到門。冠帶便拘束。又有謝居士寄松英丹云。  
拜藍峰送還。使腰間銅印與心違。言與意皆自在也。  
散真跡去未。為費小邑陶休。何足云。惟樂天早退。乃可語  
也。黃常明

蘇州寄繫師。遙知尋齋夜。凍雪封松竹。時有山僧來。懸  
燭獨自宿。嘗於暑月。讀亦有霜氣。

藉贈令孤云。久為博士無人識。自到長安賃舍居。未足  
為窮。其尋時道士云。昨來官罷無生計。欲就專求辟  
穀方。其窮無以加矣。

唐王建以宮詞名家。本朝王岐公亦作宮詞。自編不過述

郊祀御試。經筵翰苑朝見等事。至於宮掖戲劇之事。  
則秘不得傳。故詩詞中亦罕及。若建者。乃內侍王守澄  
之宗姪。得宮中之事。為詳如叢叢洗手。遶金盤。旋拭紅  
巾。入殿門。象裏遙看新橘子。在前收得便承恩。又云。避  
脫昭儀不擲盧。井邊含水噴鴉雛。內中數日多呼喚。寫  
得滕王蛺蝶圖。如此之類。非守澄說。似則建豈能知哉。  
初守澄讀建宮詞。謂之曰。宮掖之事。而子昌言之。黨得  
罪將奚贖。建與之詩云。三朝行坐鎮相隨。今上春宮見  
小時。脫下御衣先賜著。進來龍馬每教騎。長承密旨歸  
家少。獨奏邊機出殿遲。不是姓同親。說向九重爭得外  
人知。自是守澄不敢有言。花蕊夫人亦有宮詞百篇。如



月頭支給買花錢滿殿宮人近數千遇著唱名多不語  
貪羞走過御床前之類亦可喜也

余嘗赴京師往辭伯父坐中舉兄弟送行詩云問人求隱  
店下馬過危橋及觀坡集送姪安節詩序其伯曾有送  
蘇老下第歸蜀云人希野店休安枕路入靈關穩跨駟  
急難之誠意皆相若但字有多寡耳余官辰沅逾年族  
弟來相視將行率爾送之云就舍勿令人避席渡江莫  
與馬同船雖鄙近不工亦可用於畏塗也 黃常明

荆公日記云立春日悉剪綵為燕子以戴之故歐永叔云  
不驚樹裏禽初織共喜歛頭燕已來鄭毅天云漢閣聞  
簪雙綵燕併知春色上歛頭皆春日貼子詩也

藝苑雌黃云脩真人道秘言曰以立春日清晨北望有  
紫綠白雲者為三元者三素飛雲三元君以是日乘  
八輿上詣天帝子候見當再拜自陳某乙乞得給侍  
輪鞍三過見元君之輦者白日登天歲時廣記載此事  
云臣錯按舉場嘗試立春日望三素雲詩取此事故  
蘇子容作皇太妃閣春貼子云萬年枝上看春色三  
素雲中望玉宸許仲尤作皇帝閣春貼子云三素雲  
飛歸北極九農星粲見南方



馮書貴溪姜輔周  
刊字番易

朱

樂平 胡 選

詩話總龜跋

龜舒阮子集百家詩話總龜皆卷卯十  
有八後卷五十五抄錄未傳之書也

月凶嚴旨樂善嗜古覓而珍破亟欲與四  
方夙雅之士共之延琰校讎訛舛芟剔  
重冗而壽諸梓焉復俾采集近代及  
國朝諸大家各而續成之策荒僻淺鮮蒐  
輯尚未成帙姑識于卷末云



昔

嘉靖歲次乙丑曆三月吉旦

番禺縣學程瑛謹識





